

✿教育家影像

闵惠芬 我要迈开双脚寻找天下知音



□ 张丽

闵惠芬(1945—2014),江苏宜兴人,二胡演奏家,曾获首届中国金唱片奖、世界万张唱片十佳之最。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民族音乐委员会主任,中国金唱片评审委员会评审。被授予“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全国总工会“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女职工”,中国文联“德艺双馨”艺术家等称号。代表作有《江河水》《二泉映月》《光明行》《长城随想》《洪湖主题随想曲》《新婚别》等。

闵惠芬1958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63年获全国首届二胡比赛第一名,1970年留校任教。其间以演奏家身份先后被上海交响乐团、中国艺术团、上海民族乐团等邀请担任独奏员,随团参加了大量海内外演出。此后虽未躬耕教坛,但她一直利用各种机会,以“演奏即教学”的特殊经历在海内外履行着一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尤其对民乐艺术的普及与提高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初,国门洞开,舞台上泥沙俱下,民乐阵地极度弱化。闵惠芬曾遭遇过戏剧性的一幕:当她开始演奏时,听众因“听不听民乐”吵了起来。看到这种对峙的场面,闵惠芬将琴往膝盖上一放,严肃地说:“今天你们到这个会场,是来接受民族音乐教育的,不要听的,请出去;要听的,请安静。”这番捍卫民族音乐的宣言赢得热烈掌声。这次经历让她痛心地意识到:“民族音乐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失传了,我们就是民族音乐的罪人。我闵惠芬这个时代怎么能断层呢,我不做谁做?”自此,她开始长达30年的民乐播种工程。

但不幸的是,此节点闵惠芬患上了癌症,艺术盛年的她在1982年至1987年的6年间经历了6次手术15次化疗,然而她以惊人的毅力又重返舞台。她说:“躺了6年,浪费了6年,我要加倍努力工作,再苦再累,天涯海角,马不停蹄地跑,我还是觉得幸福的。”

她要把躺在病床上的时间抢回来。她说:“弘扬民族文化,首先要到年轻的一代中去实干,因为那是‘断层’的一代,最难攻入的一层。”她称之为“攻城”。在“三无”(无邀请、无报酬、无委派)的情况下,她到北京、上海的高校宣传民乐。1987年,她主动联系上海财经大学,与上海音乐学院的钱苑教授、上海民族乐团的扬琴家丁言仪,组成“三人行”独奏讲座音乐会。演出在一间梯形教室,当时观众不多,因为相邻的教室正播放着流行的迪斯科,学生都被震天响的迪斯科吸引过去了。但随着音乐会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来了,座位满了,过道上也满了,而那间迪斯科教室的音乐关掉了……

音乐会结束后,大学生热情地请闵惠芬讲几句,闵惠芬兴奋地环顾挤满了学生的教室,忘记了正处于康复期的劳累,激动地讲起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她说:“我不敢与俞伯牙相比,但我明白一个道理,我可以迈开双脚,寻找天下的知音,要为千千万万的广大观众演奏。”

她不仅要给大学生种下一颗民乐心,还要给小学生种下一颗民乐心。为此,她动了一番脑筋,通过有趣的“问答音乐会”方式,把学生带入音乐。比如在音乐会正式开始前,闵惠芬会问小朋友:“竹林里开会,第一个来的是谁?”小朋友

✿思想力校长

他曾是天马行空的音乐教师,如今是充满想象力的校长;他曾带着学生“闯荡”全球25个国家的艺术殿堂,也愿意回到家乡扎根边疆做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他就是年轻的新疆铁门关市的80后校长、年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第二中学的带头人……

杜疆 守在边疆做未来教育

□ 本报记者 郜云雁 韩世文



杜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二十九团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兵团中小学音乐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曾获中奥建交40周年维也纳金色大厅庆典音乐会优秀表演奖、世界管乐大赛东欧管乐节比赛一等奖,连续三届获得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奖项(一项一等奖、两项二等奖)。

心,去获得情感的体验和满足。而华山二中正在开齐开足上好艺术课程的同时,用美育改造并升华艺术教育,从而提升学生审美素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未来学校的多元发展奠定基础。

在边疆做未来教育“很奢侈”也很美好

2025年初,杜疆参加了一个全国性教育创新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和教师展示了他们在人工智能技术和跨学科整合方面的创新实践。杜疆在现场被深深震撼,他觉得自己的大脑突然被激活了。回到学校后,一个结合学生研学的博物馆课程构想很快诞生了。

在华山二中,所有学生都会参加不同层次的研究活动,包括参观博物馆。学生在参观博物馆的过程中,对出土于和田地区尼雅遗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追溯历史的过程中,他们开始了解曾经的楼兰古城和西域三十六国。学生最初的想法是“再造”一座楼兰古城,主题叫“水知道答案”,因为楼兰古城消失的原因之一是干旱和缺水。

为了“再造”楼兰古城,学生们又多次去博物馆考察。他们很快对不同时期出土的印纽产生了兴趣。没过多久,一个基于西域三十六国的篆刻课程出现在了课堂上。学生会先自己烧制印纽,然后通过篆刻再现古代的通关文牒。

艺术教育让学生在不同路径中找到自己的热爱

在杜疆的记忆中,20世纪90年代的音乐课很单一,并且依赖于某位教师的能力,比如音乐教师有口琴的爱好,就能开一门口琴特色课。

如今,华山二中的学生则有机会接受更有体系的音乐教育。比如,一年级可以通过非洲鼓学习律动打击乐;二年级学乐队琴,每个班级都能有自己的电声交响乐团;到了三年级,学生通过架子鼓可以将律动和音乐结合;四年级时可以弹奏尤克里里四弦琴,了解和弦概



校长杜疆带领学生在人工智能温室大棚观察潮汐苗床

所知名学校包括大学向杜疆伸出了橄榄枝。毕业前的大年初二,时任华山中学校长邱成国找他喝茶,跟他聊学校的未来,并希望他回母校华山中学任教。

在杜疆眼里,华山中学不仅仅是自己的母校,更是一所可以做12年一贯制音乐特色的学校。他觉得,这是给像他这样的艺术生的最好舞台。他说服未来的妻子一起回到库尔勒,回到了母校。

3年时间里,杜疆就带着学校乐团走进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和国家大剧院的舞台,甚至走访奥地利、法国、新加坡等全球25个国家,参加了数不清的比赛和演出。

这一路艺术远行,让他看到了教育的力量与温度,也看到了边疆学生的无限可能……

杜疆说,是音乐让他看到了世界的多元,也让他看到了未来教育的多种形态。他说,每一个孩子都有堪为大用或者成功的一面,当我们用不同的视角看待他们时,就可以促使他们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教育设计的核心在于唤醒学生的内驱力,培养学生多元的思维方式与自主探究性,让他们在文化的相互碰撞中拓宽视野,丰富内心世界。”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办学,华山二中系统构建了“发展性评价理念、多元评价主体、系统化评价内容、规范化评价标准、智能化评价工具及精准化评价决策”六个维度的评价体系,借助智能终端构建起覆盖学生认知、情感、实践的立体化成长档案……

“我们希望通过全面育人,让看透世界的孩子更具力量,突破地域的局限。他们眼中闪烁的不只是对未知的

念;五年级时开始学习电钢琴,学生开始感受音乐的严谨性与逻辑性。

杜疆说:“我们并不是要把所有孩子都培养成音乐的专业人才,而是希望通过丰富的音乐课程赋予他们艺术学习的更大空间,为他们提供更多艺术审美的路径。”

音乐教育只是华山二中艺术教育的冰山一角。学校从一年级就开设舞蹈课,一直到高中二年级,学生不仅学习舞蹈技能,还要进行舞蹈创编。

曾有一位维吾尔族学生穆合力斯·阿卜杜海外尔,父母是纺织厂的工人,他跟着父母从和田转学到了华山二中。学校丰富多彩的舞蹈课激发了他的热情和潜能,经过一年多的学习竟获得了全国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舞蹈组小学组的一等奖。穆合力斯·阿卜杜海外尔在接受采访时欣喜地说:“没想到我的身体里住着艺术家!”

美术课程同样丰富多彩。进入3年级学生会以走班选课的方式,在4年内完成陶艺、扎染、书法、国画、绘本制作、篆刻、版画和剪纸8个模块的学习。教学生陶艺的教师是一位来自江西景德镇非物质文化中心的培训师,也是国家一级美术师,学生非常喜欢跟他一起做陶艺。如果学生对陶艺特别感兴趣,第二年仍可以再次选修陶艺课。

“在坚守育人本真与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艺术教育是培养学生创造力、想象力和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而这些能力正是未来社会所需人才的关键素养。”杜疆说,艺术教育让学生在不同路径中找到了自己的热爱,他们学习艺术的过程也是认识美、感受美的过程;艺术教育让孩子用更多的路径去表达内心世界。

“很多人觉得在大漠边疆做未来教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我却觉得,当沙漠里的红柳都能开出花,这才是生命本该有的样子。”谈起学校的未来,杜疆的眼里、心里,都是孩子生命绽放的多彩模样。

看了世界就更有改造世界的渴望

杜疆出生于一个铁路职工家庭,父母酷爱音乐,从小家里没有电视,但是有音响和唱片机。父母常带着杜疆听古典音乐、交响音乐,全家一起在家里吹竹笛、口琴、跳舞。这种氛围让杜疆从小就对音乐和艺术很敏感。

杜疆最初喜欢小提琴,上小学后,因为想进学校的鼓号队,又选定了小号。看到儿子的音乐天赋,父母找了一

闵惠芬普及民族音乐的行动,不仅带动了乐团、家人,而且普及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她曾赴深圳担任首期“台湾学员民族音乐培训班”讲师(1988);录制《二胡名曲卡拉OK》(1990);担任浙江中学民乐教师培训班(2001)讲师,搭建长三角地区民族乐团展演平台(2004),成立深圳闵惠芬音乐工作室(2009)等。数千场音乐会及培训、展演、工作室这种普及民乐的多元性与系统性,使其琴迷遍及海内外,以“天下谁人不知君”之称并不为过。

闵惠芬是“刘天华道路的卓越践行者”(音乐美学家张前),其一生坚守二胡宗师刘天华(1895—1932)“让音乐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她以“在您打出的新路上,我辈继续在打,而且要世世代代打”的誓言,在自己生命的后30年,把刘天华对民乐的普及与提高理想推向新境,这不仅是闵惠芬艺术生涯上的壮举,也是当代民乐教育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为当代民乐教育树立了一座永恒丰碑。

(作者系周口师范学院教授、闵惠芬艺术研究中心主任)